

安窩集人

序記

卷文

跋

箋狀

教書

哀辭

古文

雜著

~16  
2398  
3

和  
2398  
3-3

安窩遺稿卷之五目錄



序

送李義仲訪閔公百祥謫居序

奉贖從叔父判書公觀察關西序

八家百選序

挹清亭小集序

潛齋詩稿序

宋史真詮序

海藏庵稿序

記

安窩遺稿卷之五

目錄

披吟亭記

隙青庵記

雲島齋記

薜蘿亭記

全州沛西門記

畫舫齋記

卧治軒記

跋

朱子筆蹟跋

豐山洪氏族譜重修跋

祭文

祈雨祭文

守禦廳祭旗文

祭應教趙公明健文代家大人作

祭浣巖鄭翁文

祭仲嫂恭人林川趙氏文

祭右議政閔公百祥文

祭閔正獻公百祥文代家大人作

祭兵曹判書金公聖應文代家大人作

祭季嫂孺人清風金氏文

代家大人祭姑母貞夫人文

代家大人祭從兄判書公文

祭從叔父判書公文

祭三嫂淑人林川趙氏文

祭叔母淑人大丘徐氏文

祭李義仲文

祭從子好榮文

祭樂正金公履長文

安窩遺稿卷之五

序

送李義仲訪閔公百祥謫居序

李君義仲起委巷好讀書尤喜屈原賈誼之文至于今老白首其喜之益篤氣牢落不羈善論人出處又喜遊佳山水以故李君之名稍益振士大夫樂與之交咸欲吹噓之不已是可謂達於文者耶狀不嫻乎程式之文累舉有司不中晚得寸祿橫罹文彈竟不調而罷屈首蓬茅飢寒日以甚亦謂之窮於文可也迺者大諫閔公以言獲罪遷于南徼時議益洶洶人

莫不爲公危之而李君憫公之寤寤於己也一朝具一騎將往見焉來告於余余曰君之寤若是而閔公之禍將未艾君何不畏之而有此行也李君曰閔公之按嶺南也我從焉三載飽食以忘其饑今閔公流離竄逐將不知止泊何所我不往焉是較利害也我何忍爲此余聞而歎曰君知義者也今一切間巷人奔走達官之門惟利是趨及其勢位之一去也若不相識望門而走者滔滔狀君則不狀棄其妻子之累追隨於荒絕之濱與今之一逐客若將同去就焉此固寤者事而益知其高於人矣閔公之交於君亦以

是歟噫閔公不必如屈原賈誼而抗言也同赤裳不必如澤畔長沙而見斥也亦同未知君以何語慰閔公而俾忘其羈旅牢騷之愁也吾見君善誦文試將酒一壺與閔公飲而披文雪登絕頂詠之以九歌遠遊亂之以鵬鳥惜誓從以解之曰閔公同於屈原賈誼歟抑屈原賈誼同於閔公歟如是而寄其懷如是而銷其憂則可矣彼悠悠寤達不必論也於其行也憐其寤而益嘉其義書此而歸之閔公聞之必有所犁狀於心而亦爲之發一笑也

奉贖從叔父判書公觀察關西序

上之二十八年秋從叔父判書公受關西節戒行有  
日親戚卿大夫咸往餞焉或曰以公之宏才峻望將  
朝夕秉鼎勺進退百官而不此之爲迺反以一觀察  
使遠赴西塞千里之外屈也非榮也於是公之從姪  
某獨執酌言曰或之言非所以知公也昔我伯祖睡  
隱先生修行立名爲時賢宰與世寡合位不稱德而  
晚始出按是藩簡以持之惠以撫之期年而政成州  
郡畏其威吏民懷其德環江山數百里咸自得於悒  
懽响濡之中世之善方伯者莫不以我先生爲首而  
西土之人至今誦慕之不衰後之人居是任者猶且

法之况我公哉以我公永思之孝在他官必以我先  
生所治之蹟治之而又况我先生所莅之方哉狀則  
主上之任之於公者可謂不尋常而西民之望之於  
公者尤可知矣嗚呼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書  
曰若考作室肯構肯堂儻公追念先烈仰體 隆旨  
承流宣化必取其如我先生者必去其不如我先生  
者一舉措而不敢忘我先生簡持之威一號令而不  
敢忘我先生惠撫之德汲汲如不及焉使舊日父老  
部曲稱之曰昔年某公之爲政也如此今者某公之  
爲政也又如此世世趾美不墜令聞云爾則庶幾無

愧於我先生而亦不負 主上委畀之重矣以此道而行之則進而置之於此者沛乎無難其於爲一方何有聊以是卜公之行彼一時榮與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親戚卿大夫聞之皆曰狀遂敘次其言以附祝規之忱因進酌以爲別

### 八家百選序

八大家文章之規矩也農者非耒耜無以治其畝冶者非爐鞴無以成其器文章捨規矩而何以哉此茅氏之選八家而示爲文之規矩者也顧其書視原集取十之一二余猶患其浩汗廣博取而又選焉於韓

柳得幾首於歐陽得幾首於三蘇曾王得幾首凡爲百首名之曰八家百選誠少矣夫天下之物少則精精則貴愈少而愈精愈精而愈貴冀北馬之窟也崑山玉之藪也狀冀北之馬未必皆良崑山之玉未必皆美問其性有優劣焉問其價有輕重焉苟求其馬之良馬玉之美玉必將萬取其千千取其百矣彼文章獨豈無優劣輕重之可言乎八家文章之冀北也崑山也其文有正者有奇者有逸者有崛者以至縱橫而冲和者湛澹而幽渺者亦不一其類雖幸而盡觀不可以盡讀雖幸而盡讀不可以盡誦狀則只見

其浩汗廣博而專且一固未易也浩汗而欲其專廣博而欲其一宜莫如簡簡莫如選竊不自揆隨意採刪尤而後選傑而後選滿百而止不敢謂多少取捨之得當朕一開卷八家之絕調名篇爛朕於百選之內而規矩大致不外於是矣觀之而得其風則目爲之悅讀之而得其旨則神爲之融誦之而得其妙則手爲之舞足爲之蹈余故曰文章之規矩在乎八家八家之規矩又在乎百選豈非精且貴者在少而不在于多乎朕徒知規矩之精而不用力焉則猶爲農而捨耒耜爲冶而捨爐鞴是豈理也哉是爲序

### 挹清亭小集序

余性甚懶不樂與世人交獨喜從玄翁遊而平居呻吟之外好聽琴與歌每於宵中壹鬱之時用此而寫之時七夕之翌與玄翁逍遙於三清之上白蓮峯之下金生亦從焉余所嘗愛者也有所謂挹清亭者相携而入亭高地僻景物亦可意顧而樂之滄然而出者泉也儼然而來者風也於是客有琴者又有歌者相和而鼓而唱之琴與泉而競清歌隨風而益厲舒者如融雪春和急者如驟雨落葉聽之隱然有薄外慕遺世俗之意方其時也玄翁凭几而坐擊節而三



歎劇飲大呼不知更有何物之爲可樂金生亦拂袖而舞左右回旋俯仰蹲踞倘若無人者嗟夫玄翁文章之士既老且死困苦益甚而意氣不衰金生以善大字名又有氣節彷彿燕趙士之風而世無知者故二人者無所用其心往往從酒所詩席發此簡傲不恭之態怆慨悲憤之習宜乎琴與歌不平者好之也若余者固非不平者且今之琴也歌也非古樂也宜若無可取而好之與二人無異者何也蓋其爲聲亦清遠激越能感發人性情則余之好之也亦宜雖然余之好之也非爲其琴爲其歌也特好與二人遊故

其好之也亦如是耶遂相與一笑而罷玄翁姓鄭名來僑金生名光澤

潛齋詩稿序

近世文章在文惟農巖在詩惟三淵操觚之士聞農淵之風者庶幾作家之規矩外此而爲文者高則失於僻異低則流於膚率皆未能造奧而臻妙是其故孤陋使然也日進出於金氏之門以谷雲爲祖風流之疎爽益有所自而又復私淑乎農巖親炙於三淵耳目所濡悟解自到詩文蹊逕能得源流之正蔚然有聲於詞林譬之鄧林之植皆是榲楠崑岡之產無

非瓊瑰斯豈他人所能及哉一自辛壬之後金氏之門震剝摧殘爲世所悲日進於是塵落棲遑不平無聊放散之跡多在於山水間遊覽日益廣著述日益多菊及篆籀無所不能一時士大夫喜與之上下徵逐余兒時從家大人側每見日進酒後膝席瞪目望天如鶴之睨雲如鷹之掣韝省宇間隱隱帶輕世肆志之想當其伸紙揮毫藻思溢發信手淋漓隨意簸弄殆不省孰爲詩而孰爲文其意氣之豪可知以日進才馳騁當世伊誰不如竟以一郵丞終何也李老最之季良以日進遺稿屬余爲劖劂之圖余考其詩

文則名句傑篇之曾所熟聞者頗多漏逸其或不自惜而然歟雖然寂寥篇什之間亦有光怪之不散或喜而笑或哀而泣咳唾頻呻徊徨感慨尚可以髣髴其平生而碧城諸作優入夔後之境老鍊圓活餘味雋永使假之季益肆其力則成就之卓然有不可量彼造物者並與其壽而耆焉所藉於身後者只是一束殘稿而已悲夫然文之傳不傳惟在造詣之淺深何必多爲哉日進名益謙號潛齋云

### 宋史真詮序

史之抄集非古也司馬氏後作史者凡二十餘家世

級漸降簡策益繁有不可盡閱於是乎抄集之事出焉毋論抄集與全本同謂之史史者何也載歷代得失治亂而將爲後世之可法可戒者也史之義詎不重歟我 春宮邸下乃於清燕之暇取覽元人所撰宋史以爲治體大略彷彿我 朝親自手抄以便考覽歷屢月而書始成目之曰宋史真詮且令臣爲序臣何敢以不文辭乎臣竊惟在古有國各有風氣尚忠尚質遞爲夏殷之風氣而至若成周監于夏殷斟酌損益風氣始文明矣漢唐以下規模雖曰宏遠風氣轉益遷嬗迄五季而昏亂無餘及夫趙宋以仁厚

立國以儒術用人以志節礪世風氣文明比隆成周其所謂仁厚非仁厚自立在上之使之立也其所謂儒術非儒術自用在上之使之用也其所謂志節非志節自礪在上之使之礪也風氣之所由狀者豈非在上者責乎粵我 國朝 祖宗以來 聖神繼承文明爲治立國以仁厚同乎趙宋用人以儒術同乎趙宋礪世以志節又同乎趙宋而以至禮樂刑政典章法度與趙宋無一不相同焉此無他趙宋取則於成周故趙宋之風氣以之而文明我 朝亦取則於成周故我 朝之風氣亦以之而文明不期同而至

於同豈我 朝同於趙宋哉趙宋自同於我 朝也  
猗歟盛矣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邱下之取  
趙宋者其亦孔子從周之意歟噫趙宋三百年風氣  
非不極其文明而得失治亂不能無參錯於其間末  
乃仁厚變爲削弱儒術變爲浮華志節變爲軟弱君  
子多退小人多進而文明之風氣駸駸入晦塞之域  
若使其在上者慨然奮發易轍圖理則失者復得亂  
者復治自可以挽回風氣而不能知悟率至喪亾而  
後已可不懼哉臣因是而竊有所獻我 邱下天質  
英明講學采勤經傳奧旨已有所融會透徹而又於

趙宋之史親自手抄焉其得失治亂之可法可戒者  
宜無漏於 睿鑑而若不究之以格致徒欲務之以  
博洽其弊往往以得爲失以失爲得以治爲亂以亂  
爲治而不近於玩物喪志者幾希 邱下苟能用工  
於大學體認而力踐則格致之術庶可瞭然於方寸  
上而得失之正治亂之真不難辨矣臣之所望於  
邱下者惟在於先大學而後宋史也

### 海藏庵稿序

人有窮達文亦有顯晦達而文者文隨而顯焉窮而  
文者文隨而晦焉則達者乃可以不朽其文而窮者

獨不可以不朽其文乎狀文章公物也其朽與不朽  
惟在乎成就之如何烏可以其人之窮達而定其文  
之輕重也哉李君義仲平日喜讀書自經傳至子家  
一以法度處之一篇而究一篇之法度一句而究一  
句之法度一字而究一字之法度於斯三者或有未  
究焉則湛思精索必解而後已故發於文辭者亦主  
乎法度一呼一吸一照一應如良工治器不越繩墨  
如酷吏治獄不捨律令無所徃而非法度也文至于  
此可謂得其體矣人有以太局病之義仲曰吾聞諸  
吾師安可洲先生先生曰古作家未嘗有無法度之

文文而無法度不可為文然則義仲之肆力於法度  
者可知其有所受而若雕繪以為新剽竊以為奇務  
悅人眼目義仲所不為也以法度病義仲顧何損於  
其文哉義仲自少亦頗從事舉業屢屈有司棄不復  
赴坐窮貧雖未免為祿仕然老而謝世益自韜晦日  
與里中子弟歌呼飲博以送其餘景蓋其意不但不  
恨其窮而已並與其文而欲晦之此則人不晦之義  
仲乃自晦也豈有見而然歟義仲既沒之三年其學  
徒謀刊義仲遺稿屬余刪定仍請其弁卷其詩若文  
皆散逸不收而所存者只晚年作耳取其中三之二

分爲四編而歸之斯可以不朽義仲者耶雖然其身  
之窮達其文之顯晦義仲生而兩忘之夫所謂不朽  
也豈足爲死後之輕重而吾知義仲之文終有所不  
可晦則學徒之必欲壽其傳者亦空矣是以爲海藏  
庵稿序

記

披吟亭記

家大人官位高而賓客盛爲慮子弟之有妨讀書就  
家園之東而築小亭爲室九楹蓋茅數把地勢陡絕  
四望通豁北則白岳峙焉西則入王拱焉曹署之布

置間井之羅絡皆在其下而故宮之長松老檜蒼然  
森列如對几案前又有佳花美草蔭映於堦砌之間  
凡入乎是亭者如入乎高人逸士之室遠隔城市之  
囂而空爲讀書之所故名之以披吟取昌黎披百家  
吟六藝之語也夫披吟者自其不披者觀之披者爲  
披自其不吟者觀之吟者爲吟然披之之中有得有  
不得吟之之中有能有不能此豈易言哉余見工匠  
巫醫之技雖賤且小不以心求之則終身不成況吾  
儒藏修之事披於手而不以心吟於口而不以心則  
披自披吟自吟而烏可謂披吟乎哉苟能不誘外物

安坐矻矻無徒披之以手而披之以心無徒吟之以口而吟之以心手與心相應口與心相通渾然爲一泐然無間則披者爲真披吟者爲真吟矣然心亦有出入焉如欲無出入則空莫如靜靜而後思思而後可得可能此則吾又將求乎吾之心矣書此爲披吟亭記以自警

### 隙青菴記

余與崔君具瞻遊者雅矣間謂余曰家在闒闐無所有有短松在庭金子得初過之書贈隙地青蒼保歲寒之句吾遂以隙青名其菴因求余爲記余觀夫世

界雖大而何嘗有間曠之隙乎人於其間爭名而爲爭隙邀利而爲邀隙小則有小隙大則有大隙以至於聲色臭味衣服宮室凡有可欲者無所往而非隙若是者又奚隙而能有間曠之樂哉嗚呼具瞻有才而無地以六十上舍生屢困公車窮餓且死知具瞻者莫不憐之而具瞻亦杜門自飭不求知於人獨睠睠於隙地之一青松若與之相依焉其有深感者存而狀歟雖狀使彼隙地之松生於窮山一任其長則其爲尋丈爲拱把蓋未可量而能免於斧斤之伐者幾希狀則托茲隙地擁腫而無用者安知非全其性

乎以具瞻之才若假之以地其將騰騫翱翔或有愈於今日之白首坎壈而夫所謂爭隙之際不期來而自來邀隙之際不期至而自至矣狀則如具瞻之窮而不顯自况於彼松者亦安知非全其身乎達人知之而不悲衆人不知而悲之具瞻其將悲之耶抑亦不悲也耶狀隙地之松具瞻之所盤桓也自具瞻而觀乎松則松亦一具瞻也自松而觀乎具瞻則具瞻亦一松也松全其性人全其身殆不知具瞻非松松非具瞻而兩忘其形同得其樂則吾知其一片閒曠之際不在乎世界之大而在乎隙青之菴試以是問

於得初

雲鳥齋記

君子於物以趣而觀之則物皆可以爲吾使以玩而觀之則吾乃反使於物趣在內而玩在外故也今夫雲者不一其形鳥者不一其狀人之所以觀之者亦不一吾以吾之玩觀焉雲之卷舒吾若與之卷舒鳥之翱翔吾若與之翱翔俄而吾以吾之趣觀焉吾爲之澹虛雲亦澹虛吾爲之幽靜鳥亦幽靜曩也吾未嘗隨雲爲也隨鳥爲也然而若彼者吾爲之使於物而然也今也雲與鳥亦未嘗隨吾爲也然而若是者



物爲之使於吾而然也若康樂巖下之雲摩詰澗中  
之鳥聽於耳而娛觸於目而悅隨而卷舒與之翱翔  
不免爲物所使其於趣遠矣至若晉之淵明悟臨水  
之舊慚回念山之宿懷五斗拋棄三逕歸來無心出  
宙則雲與我出倦飛知還則鳥與我還寓意托物發  
於詞賦則從古雲鳥之趣惟淵明知之耳亞諫黃公  
乃於俗離之山新構數間之屋以雲鳥扁其齋未知  
公之所取在於娛耳之鳥悅目之雲耶抑亦虛而澹  
幽而靜將追淵明之趣耶於斯二者公若有擇則其  
必趣乎趣當如何公以無心之趣而觀乎雲則雲亦

與公而無心也公以倦飛之趣而觀乎鳥則鳥亦與  
公而倦飛也狀則淵明雲鳥幻公雲鳥耶公之雲鳥  
幻淵明雲鳥耶吾不得以辨之而人或有所辨之者耶  
且雲者行乎其所當行矣鳥者止乎其所當止矣行  
譬於士則出也止譬於士則處也公豈可有止而無  
行歟公姑止也吾將觀公之行以證諸雲鳥

薛蘿亭記

軒冕者宦達之人得意於世而樂者也丘壑者枯槁  
之士不得意於世而樂者也得於此者不得於彼得  
於彼者不得於此二者相反而雖不相爲謀狀其不

以得意多焉亦不以不得意少焉者乃能一視於軒  
冕丘壑而知其有所樂者存矣不狀烏覩其有所樂  
哉吏部尚書老圃趙公作亭於居第之北引溫公常  
如隱薛蘿之詩以爲名公之意蓋有慕於溫公而狀  
也人之慕古人有道所自任同乎古人則慕古人所  
雅尚同乎古人則又慕古人所慕雖殊其爲慕一也  
公自少時文學經綸負重當世有嚶嚶狀慕古人之  
志而及擢高科登顯仕知遇 聖明德望日隆今進  
而爲大冢宰則溫公事業乃公之責而公之志已闌  
於世矣豈公之所自任不同於溫公而狀歟特古與

今異耳於是乎薛蘿之亭成焉夫薛蘿公亭之所無  
桃李公門之所有而公乃反取之於所無公之所雅  
尚遠矣某登公之亭瞻公之貌公左圖右書嘯咏以  
樂以官之高而不以爲多以道之不行而不以爲少  
處身於宦達枯槁之間而一段澹泊之趣公得以自  
知則斯謂之公之樂也歟方其樂也充狀如有得超  
狀如有脫若將軒冕之相忘而不惟軒冕又將相忘  
於丘壑未知溫公樂園之樂與公同乎否乎同乎溫  
公者公既有之矣其不同乎溫公者豈可切切狀較  
之雖狀公之季不及溫公十載公之爵又不及溫公

一秩公於他日位益崇而季益邵德益隆使後之人慕公如公之慕溫公則公之亭又何異於溫公之園也哉

全州沛西門記

全之有城未知初於何時而中間頽廢者久今上甲寅趙相國顯命觀察本道重築是城東西幾步南北幾步就四隅各置一門設施之壯至今稱之歲丁亥春不幸失火西南兩門一時灰蕩城中之被燒者公解以百餘計民戶以累千計何太酷也余以是時按節而來首召父老訪其疾苦父老垂涕對曰天不

惠南民罹此火災自分轉于溝壑惟我主上哀而賜粟憐而蠲稅賴以生活不至流亾或以其餘力艱辛葺屋而暴露者猶十七八余擇其中貧殘尤無依者捐廩而助其役遂自南城逶迤而西審視其所謂兩門者焦瓦爛礎縱橫狼藉如經兵燹余既受命聖主尹于茲土雖事之不急者猶且修之况城門之重者乎於是啓聞于朝經紀改建伐木于島厥數幾千水轉千里斲石于山厥數幾千陸運三十里用役夫幾萬人招工匠幾百人閱四朔兩門告訖高與廣各倍於舊因以改號曰沛西豐南蓋是州以

璿

潢發源之地古有豐沛之稱故也噫凡物之成虧各有其時茲門成於甲寅虧於丁亥虧而復成於是年其成其虧孰使之狀哉其有造物之主者歟抑有待人而爲者歟今從門樓而望焉山之高也水之深也稼穡之豐歉也謠俗之美惡也冠蓋之所相接也舟車之所并臻也舉不外乎領略指顧之中而上有佳氣藹狀五雲常繞不散可知爲萬年之祥者實惟我太祖大王眞殿在也崇奉之嚴衛扈之重視京師無異焉茲門之重建奚但爲觀瞻而止哉或者以爲國家寧謐四境晏如此時斯役似非先務此不可謂

知者矣詩不云乎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易又不云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從今以往昇平無事則已設或有卒狀之警疆圉之臣猶能據城堅守效死勿去使名都大邑不至土崩而瓦解者未必不得力於鎖鑰之壯矣今日之務孰有大於是者耶嗟夫有城而無門與無城同有門而無人與無門同苟無人焉雖有金城湯池無得以恃其險彼區區之門蓋不足論矣狀則異日緩急之責惡乎在果在於人而不在乎門也歟

畫舫齋記

環湖南以樓觀數者非一二而淳昌之凝香閣亦擅於道內余按是道翌年初夏主倅東陽申公因公事過余袖小圖以示曰彼穹狀者名爲烏山而官居在下窪狀者名爲通塘而凝香閣在上由通塘越一阜有名爲鏡川者卽其阜構一小齋房置中央軒置兩傍與凝香閣橫對以杉板做舟形飾之加以丹雘依狀似一畫舫而川與塘可左右臨焉用歐陽公滑州舊事以畫舫名其齋幸爲我記之余惟舟之爲物用於水者也無定處無方所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可以溯則溯可以洄則洄及其遇順風放乎中流一日而

千里可至焉是舫也揚之不得縱之不得頑狀著在岸上而無所運動焉若是而強名之以舫者不亦遠乎狀公之舫豈無所用哉當夏而荷花馥馥碧水籠煙是舫也依彼南浦若有望美人之思當秋而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舫也宛在中流如有訪伊人之興飄飄乎滌澗詩中之景浩浩乎吳淞畫裏之境而爲齋也爲舫也不可得以辨焉未知滑州之畫舫亦如是否而公之名是齋以畫舫者不亦宜乎余觀公出自大家素負聲望一時諸公願與之遊假使公早揚明廷展其所有其將乘風破浪無所向而不濟乃反

膠滯陰塗白首潦倒無以自見於世噫士雖有爲貧而仕而公之久於是非計也吾知其早晚賦歸卜居江湖之上與漁父舟子上下煙波以忘其牢騷不平矣狀則公之行止豈不沛狀有餘而今以畫舫名是齋者無或微示其志歟狀公三載莅郡爲政平易民樂其便惟恐公之或去則公亦有不得自由者公之志於此蓋未可易成而聊且自樂於是齋也歟余以巡路歷凝香閣者凡再焉而春初秋末動違荷時每以是恨之而今又將解官北歸矣凝香閣雖未覩真光景猶得以登臨焉公所謂畫舫齋將無以一寓目

則只幸其揭名於楣間遂爲之記以奉於公

### 卧治軒記

淮陽之府有卧治軒者卽府使莅民之所也州之號適符于漢之淮陽故取汲黯事以扁其軒有扁而無記前人之所未遑也世嘗稱閒邑易治劇邑難治夫所謂卧治者宜於閒邑而不宜於劇邑歟狀善於治者雖劇邑皆可卧而治之不善於治者雖閒邑皆不可卧而治之而若其處於善與不善之間者獨於閒邑可議其卧治也今淮陽之爲州介於楸鐵二嶺之間地甚高風氣早寒土廣而人稀蓋東峽之寂窮處

而且其俗質質不喜爲爭訟故官居常清靜無所事而遂以閒邑見稱茲軒之名卧治不亦信哉雖卧閒邑亦有民焉以余之疎其於爲治善固未易雖欲處於善與不善之間而亦且難矣則有未可以卧治而忽焉其若卧爲主而治爲賓則其弊也爲玩民治爲主而卧爲賓則其弊也爲擾民而均之非卧治之道也必也當卧而卧當治而治無使卧與治偏用於其間卧後自可以卧亦治治亦卧而民將爲之樂其便矣是或庶幾於卧治之道否乎卧亦未必每卧而治也卧而起起而行或臨溪而釣魚或登阜而射帳自

觴自詠隨意而逍遙既倦而復歸于茲軒隱几而望焉則峯之高者益高洞之深者益深雲煙之變滅鳥獸之叫吟凡可驚可喜者不出乎簾閣之間而舉皆爲吾所把玩焉其將卧於斯乎治於斯乎超卧若不如其孰爲卧孰爲治而一段瀟洒之趣已自在於事物之外矣顧何必切切計卧治爲哉顧余性素懶非有事跡不出門外而向者宰丹丘觀玉筍龜潭按湖南登邊山臨大洋而西之鴨綠北之豆滿皆因王事往來焉如余之懶而歷遍邦內形勝實未嘗自期也茲豈非幸耶年來遭罹因極門戶幾乎顛覆賴

上天至仁百口之命得以僅存則名山之賞何暇念及而以銀臺違命獲補淮陽乃於春秋再入金剛極吾遊而返始知山水殆若有數存焉又豈非幸耶狀余之幸不在乎金剛之遊在乎淮陽之補又不在淮陽之補只在乎今日之全保而幸今日之全保者乃所以感聖上終始之恩造也余之記茲軒鳥能無記是語哉

跋

朱子筆蹟跋

太醫金君德崙自燕師還袖與一軸展而視之乃朱

夫子筆蹟而所寫七絕亦夫子詩也天下之滄桑百變當日之遺墨宛狀筆力蒼古風格遒勁荷珠之精神喬岳之氣像庶可以髣髴一二是真也非贗也嗚呼幸而生於中華文物之土固不可以戶藏此筆幸而及於考亭樞衣之列亦不可以人玩此筆今乃得之幾百年之後幾萬里之外其愛而敬之當何如也况今神州盡為腥羶一片乾淨惟有吾東是軸之藏不在於彼而在於此者似有不偶狀者是乃筆之幸耶抑余之幸耶吾不敢知也金君捐貨而沽之既沽之而又歸之余其意亦可幸已



豐山洪氏族譜重修跋

從叔父判書公爲重修譜牒與同宗諸公蒐輯考證殆數十年所而小子亦與聞焉其事至重其役甚巨雖已脫藁而增刪輒多空卽入鋟而事故或掣荏苒因循迄今未遂適小子忝按湖南臨行從叔父慨狀教曰譜事汝旣參校梓材吾所拮据失今不刊在後難圖小子拜而受之條例之當釐者潤色之板本之未準者填補之卽付剞劂閱月而始訖功焉吾宗之譜於是而復出矣嗚呼我洪氏始顯於麗朝中微於國初逮我草堂先生復顯於 穆陵盛際于今八九

世雲仍蕃昌簪組輝赫此豈無所狀而狀哉當其顯也名德著于朝當其微也潛光蘊于家顯而微微而顯其所積慶毓祉以遺子孫者實有謙謹之法門蓋謙者持身之本謹者處物之要子孫世守之符莫大於是矣仍念我 朝公卿大夫皆是喬木世闕子姓非不多矣官爵非不隆矣舉一氏而言之俱免於世故者幾希至若吾宗支流甚繁酸醎或殊各保其身家曾不至於顛沛則可知一門規模之所自來而况吾宗之盛莫近日若也凡我同是譜者尤詎不惕然而知所勉乎粵昔己丑舊譜肇刊而厥後後承年滋

而歲茂其生卒可書科官可書嫁娶亦可書領南族之別譜者宜其合譜海西派之未錄者宜其添錄此判書公所以惓惓於重修者而斯役之竣乃在於小子莅藩之日宗中之事似若有待而小子之幸當如何哉噫今之距己丑六十年矣六十年之間昭穆漸增簡帙隨改以末序而已至為祖曾以二編而亦衍為六七繼此幾十年復糾我同宗續成是譜如今之為則祖先之澤其將彌遠而彌昌子孫之福又將愈久而愈綿矣余以是祝焉戊子孟夏後孫通政大夫守全羅道觀察使樂仁謹跋

### 祭文

#### 祈雨祭文

萃彼三角鎮于邦國曰雨曰暘其應必速向予籲旱先命瘞璧非神不靈惟誠未格玉膳既減桑禱自責民將靡遺神亦疇託申命近侍用替躬酌神之聽之需我八域

右三角山

嵩高維岳衛我漢陽興雲作雨厥施溥長旱魃始虐圭璧載將誠欠上孚惠靳一霧彌月蘊隆遍野枯黃赤子何辜我心如傷替遣近侍申薦醴觴亟降大需寬此焦遑

右白岳山

維山巖巖民具瞻仰元氣磅礴雲雨是釀憫旱齋禱  
要慰農望祗緣否德莫賴靈貺杲日朝赫淒風夕颺  
稽事幾拜食息奚忘遣官替酌獻我微諒卽賜滂沱  
俾蘇枯炕

右木覓山

漢水湯湯爲國襟帶陰雨之膏功利甚大悶予遘旱  
屢禱甘露冥應莫徵元陽孔害旣損禾苗又涸溝澮  
寔予之咎歎民奚賴又遣近侍奠以牲醑神庶顧佑  
快賜汪濊

右漢江

守禦廳祭旗文

維國有軍維軍有旗龜虎之章龍蛇其儀玄女所授

黃帝創之八門五方正正奇奇號令進退一聽于茲  
睠彼南漢緩急城池出鎮入鎮物隨而虧羽毛丹青  
改及其時商飆吹肅陰雨備空氣倍師旅光增支蕤  
用換新面式遵前規有赫其靈有秩其墳轟之鑣鼓  
侑以牲犧神庶鑒格永庇我師

祭應教趙公

明健文代家大人作

子與和叔如運如連我得而友三影成圓文以爲會  
左右提牽袂豈羣分席每參前鴈題翔翔鴻漸後先  
同儀 王庭上下周旋華國文瞻從政才全以子之  
抱獨何忽焉一絃琴斷兩足鼎偏三友益多招損豈

天我兒君女指腹約堅庶慰後死奈何寤泉筵几將  
撤日月逝川文短情長涕淚徒漣

祭浣巖鄭翁文

嗚呼耿介之標俊爽之姿其已委土而不可復起獨  
奈何使余噓唏惻愴而無已時委巷之士生且死泯  
滅無徵者從古何限惟村隱之氣節滄浪之文章要  
之必傳而無疑翁又奮起其後傑狀以詞藻自鳴於  
世石湖之高而與之友公卿之勢而莫之持不問可  
知其人安在夫所處之崇卑若乃感世道之變嬗盡  
家室而南移庶幾哲人之邑斯而李又名山大川無

跡不遍無詩不奇風流韻槩一洗闌闐之委靡此可  
與二老相上下無怪乎士友之所共推顧余顛蒙因  
仍文字里社之會未嘗不相與追隨每見酒後雙肩  
高聳闔眼叩扇悲歌慷慨笑嘻淋漓人不識其八十  
翁而一切清濁是非泯狀無聲色之可窺是謂古之  
賢豪舉一世而無異辭翁之成就如此足矣其生其  
死奚喜奚悲惟是三世之誼十載之遊有不能忘情  
臨風長號躑躅漣沔翁其莞爾而無吐茲卮尚饗

祭仲嫂恭人林川趙氏文

維歲次庚辰二月丙子朔初六日辛巳仲嫂恭人林

川趙氏之柩將鞠向于德水先塋之下前四日丁丑  
夫兄豐山洪樂仁略具肴果之奠哭訣靈筵文以告  
之曰嗚呼嫂昔于歸先妣在堂惟我兄弟繞膝成行  
次第迎婦日愉于傍嫂質夙成惟和惟莊父母曰佳  
仲兮之良協于妯娌媚于姑嫜左之右之珩佩璿璫  
斯時斯樂視以尋常嗟余罪孽靡恃皇皇慈父天只  
顧復多方同胞相依苟度星霜各安其室愛友相將  
以是慰親家道粗康新第析產咫尺門牆晨夕源源  
其樂未央嫂病忽苦日臻膏肓有粟在盎有衣在箱  
多少契活未及細商因以不起生短恨長二維呱呱

觸目淋浪非無哺乳可哀失孃十起之責余固自當  
獨奈吾弟踽踽偃偃舊哀新悲相視疲腸憾我家尊  
惟恐過傷一人之死痛不可量最是賢爺 王事出  
疆既違面訣又後鞠褻魂如有知躑躅徊徨入地涓  
日密邇先岡禮則推遠情實難忘薄奠一哭靈舉我  
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右議政閔公

百祥文

維歲次辛巳四月十八日丁亥近故右議政閔公之  
柩將鞠向于竹山之新兆前五日壬午豐山洪樂仁  
謹具菲薄之奠操文告訣于靈几之前曰嗚呼以一

人之存歿而占世道之污隆關國家之運氣者非叔季人物所可擬而公則庶幾焉人方沽名釣譽以求進取之塗而公能確狀有守不爲頽風所靡人方趨黨營私以計利害之竅而公能曠狀無礙不爲流俗所深言論可以服衆心而不自矜也才猷足以幹庶務而不自多也秀乎其眉頎乎其身長拱而徐趨人望之有不可犯之色有此數者非有地閥之可藉而猶能爲一世之豪況以文忠公爲祖觀察公爲考名德相承蔚爲士大夫之冠冕乎哉自在小官已負公輔望而公之志不急乎功名惟主乎義理 君誣之

未雪者沫血而請伸之 國是之未定者刺口而極論之遂以此重觸時諱再竄嶺海至顛沛而靡悔此固公之家法而士類之一線正脈猶得以有賴者惟公在耳卒乃 聖明在上察公三世之忠進公百寮之首謂他日可屬以國家大事公不得不出任其責垂紳正笏坐鎮巖廊善類有所瞻依貪夫有所懲畏而往往施措謨畫或有勇於杜倖過於嫉惡不惜人以色辭獨心事明白正直雖不悅者皆信其無他方將匡輔 君德調娛時論以副朝野之望而公病已不起矣 重宸震悼臨朝發歎辭旨之惻怛愈久而

愈不已知遇之盛近世所未有以至朝廷閭里毋論  
賢不肖亦莫不太息而咨嗟蓋公之秉政纔一歲業  
未及究而士誦其烈澤未及竟而人思其惠則公之  
得於上下者其亦偉矣若是者吾不知其何爲而狀  
也竊念吾父與公素有金石之交余又忝入公門家  
關痛癢 國同休戚所恃以相須者非一二計而及  
今吾父新登台席公之赤舄行將永闕余於此又未  
暇悲公之歿而益歎吾父之道孤竊想夫不昧之靈  
亦必徊徨躑躅眷顧 宗國有噓唏不可忘者抑未  
知余之言當公之意否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閔正獻公

百祥文代家大人作

於惟文忠身任大義亦粵先公家學是嗣公又挺生  
有奕其地風儀若神見者皆異自在布衣已稱大器  
事有當爲奮往不避三世秉忠罔或少墜屢封血疏  
輒遭擯棄持是無變卒感 上意世級日下友道虛  
僞惟我與公胥不以利歲寒之交非直姻誼後先登  
朝接武連臂進退出處謨畫言議曰可曰否務歸一  
致老而不渝蒼髮相視公入台府 國命之寄一門  
五公赤舄增責若涉無津風波四至公於是時夙宵  
盡瘁厥施未究公病先崇仍以云亾殆運攸使 重

宸震悼隱卒隆摯 君臣之盛在古罕比公則奚憾  
可哀善類余以不才繼陟三事艱虞日棘將安措置  
未暇遵約徒尸厥位想或冥冥憐我憂悸公私之慟  
奠以一觴

祭兵曹判書金公

聖應文

代家大人作  
自武庫致祭

邦之抗捏變在戊申疇任干城聽鼓 重宸有以公  
進地則戚臣文貞忠翼名德相望家聲所推惟此可  
仗 王乃注意曰獲良將公以死辭恐墜先訓湯火  
雖甘囊韃匪分其守愈確 天聽采靳始以摧抑終  
焉昵侍休戚之義責勉備至親下 御書煌煌十字

事到無奈涕泣承 命寵擢不次進塗無競纔邑旋  
闡列營兵柄長于司馬年未四旬佩國安危符不離  
身詩歌元戎易稱丈人公負令譽寔兼有之聲色不  
露威惠得宜士卒歡舞若子於慈垂三十載坐鎮金  
壇 輦轂有恃邊陲賴安是誰之功在古亦難 上  
褒厚德 恩諭鄭重晉判金吾蓋將大用榮寵鼎來  
公則憂恐何以持己泊狀儒素旋馬之庭不改其故  
花卉養性書史寓趣欽欽終日未嘗自貴百歲萱闈  
萊服是衣傍列諸孫昕夕和氣孝子純嘏孰不艷稱  
顧余託誼世好是承 雨露均霑戎垣迭登巨細商



確頻煩往還 大婚之成痛癢尤關炯炯一念間經  
百艱情義之篤以朱陳莫我知公益得其真偉人  
長德表裏陽春并輩雖差形骸兩忘白首周旋其望  
甚長時憂未已星隕何忙位既躋崇壽且近稀餘福  
綿綿蘭玉交輝昭代高朗浩狀而歸 九重震悼三  
軍失聲觀于上下驗公平生夫豈有憾存歿俱榮惟  
是不瞑鶴髮在堂天理難謀行路亦傷公私痛盡我  
涕逾湧大樹飄零百感當秋武庫設奠古禮式修殄  
瘁之章此訣悠悠尚饗

祭季嫂孺人清風金氏文

維歲次丙戌十月丁酉朔二十四日庚申季嫂孺人  
清風金氏之柩將啓殯窆于高陽文峯先妣墓右外  
岡前三日丁巳夫兄豐山洪樂仁謹具薄奠文以告  
之曰嗚呼嫂兮可哀存歿六載病奇三歲緣忽嗟吾  
之季父母晚得失我天只其季纔六若慈顧復繫王  
母恩辛苦成長館于高門季旣靡恃嫂疾自幼凡人  
之情或嫌姻媾吾父初言尊祖夙諾金石不渝兩家  
休戚嫂時來覲王母之前言隨妯娌強其沈綿吾父  
曰佳有德之婦有疾何妨遐祿安受九月何月嫂忽  
長逝曾未數旬王母棄世喪威之荐最悲吾季乞葬

文峯亦出孝思俾從遺託吾父之憐一卮哭送歸侍  
先阡嗚呼哀哉尚饗

代家大人祭姑母貞夫人文

昔我祖妣弗祿遐壽推其餘嘏貽我姑母齡踰八耄  
養極三子傍列孫曾享有多祉何以致斯淑德攸宜  
親黨婦孺壹是爲儀小子孤露悲歡閱盡何敢言老  
遽狀霜鬢先人同氣惟姑母存同我慈闈和樂彌敦  
時節之嘉子姓團聚含飴置膝胥娛晚暮悠悠此樂  
期以百歲孰意兩家禍故相繼俛仰過去悲廓種種  
以余含恤憐彼諸從相視瑩子何所瞻依迨余免喪

若窮無歸靈筵在郊祥期隔日緘辭遥奠有淚如溢  
尚饗

代家大人祭從兄判書公文

康寧而臨七耄仕宦而躋一品素封而所享鐘鼎四  
子而伯仲金玉公之福其可謂八九分無欠耶狀如  
公仁厚而荐抱西河之憾如公風流而未有香山之  
退以公蘊抱之大而竟阻於公輔之位以公稟賦之  
豐而終限於期頤之域狀則公之福其可謂一二分  
有缺耶嗚呼得喪出於自狀損益由於相乘公復何  
憾余亦何言公素負才器博極羣書上自經史子集

芻及醫藥卜筮靡不泛濫洞見大致尤長於治兵理財當世之務爲文章操紙筆立成千萬語亦不失古作者繩墨往往發於談論者俊偉豪爽若決江河而注之海卽此而公之所存可知及夫擢大科晉于王朝上察公幹猷器局可托以國家大事眷注日益隆倚任日益重則齟齬四起平陂多端世道已難爲矣上則知公之可大用而猶不爲盡用公則知上之不盡用而亦無意爲用尚且睠顧王室遲回彷徨卒未能高翔而遠引人有以言之者公必莞爾而不答此公所以同光和塵與世推移之微意

則人孰能窺之也哉昔余通籍幸躡公後及今致位反居公右未嘗不怵狀以愧而公乃夷狀而處之語到一門之盛輒舉古人已往之蹟以戒之余於是服公之量偉公之見而竊以爲同堂友好白首采芻孰謂公一朝乘化而不返也悲夫悲夫余之悲公者未暇悲公之亾而悲宗黨之無所仰也又未暇悲宗黨之無所仰而悲朝廷老成之日漸凋零也公私俯仰安得不失聲而長號乎嗚呼余因公而有所自悼者薄材綿福久叨匪據主恩未報人言罔極聖明之世獨爲此窮畸之人辱身大矣忝先多焉屏息

荒郊惟願尚寐而無叱若公浩狀而歸脩狀而往過  
去之是非榮辱一付之於屢滅泡幻竝與身後之名  
而不屑屑靳知於人存安歿寧無少憾焉則公之福  
不特爲八九分雖謂之十分俱完可也余今而後不  
復爲公悲而其將羨公之不已言到于此公必惻傷  
於冥冥之中矣嗚呼痛哉尚饗

祭從叔父判書公文

維歲次辛卯七月己亥朔二十五日癸亥卽我從叔  
父大宗伯華山公捐館之再暮也前四日己未從姪  
樂仁謹奠庶羞文以告之曰疑疑我公小子何知雖

則不知亦豈無窺公有材器鼎鼐其具公有文章江  
河其注旣其有之且遇 聖明忌何易至事何難平  
公乃坦狀無怨無怒終和且順素履如故官非不顯  
位非不崇有蘊莫展雖達如窮踰二十載婆娑卿列  
豈忘一退未忍便訣翳狀花竹晚境自娛金玉趨庭  
兩兄怡愉旣康旣寧載昭載朗若靈光歸儀我宗黨  
歲歲醉辰馥馥池荷洗酌祝公其福不那公喜小子  
不以眇少謂可與語顧我色笑揚扈上下精彩映座  
當其談鋒疇不氣挫如公俊偉實所鮮倫可但今世  
亦罕古人公曰吾門莫盛近日花爛易衰月圓易缺

爾又騰騫可畏世路吾故語爾爾能知懼小子拜受  
休焉自省猶且狃安未克息影齟齬敲撼從古滔滔  
孰如吾父昨春所遭盛滿之灾小子實貽江湖屏伏  
慚悔曷追憶公前戒若先見幾言猶在耳人事已非  
日月迅奔再暮垂臨薄奠蕪辭陳此衷忱嗚呼哀哉  
尚饗

祭三嫂淑人林川趙氏文

維歲次辛卯十月戊辰朔十六日癸未三嫂林川趙  
氏之柩鞠至高陽之達山將於明日甲申窆于坤坐  
之原卽我先妣墓左岡數百步地也夫伯兄洪樂仁

方隨家大人屏伏楸舍仍以隻雞單杯迎哭壙次操  
文酌之曰嫂歸吾弟吾家盛時奉我父母有樂無悲  
嗟余失恃茹慟至今兄弟室家慰大人之心我妻謂我  
我姊淑慎以我長妯向我也順門內湛翁實亦多助  
聰達敏慧乃其常譽縱非妻言豈昧嫂賢有孚其妯  
是曰難焉仲季喪耦俱在妙歲嫂今何故從以天逝  
一紀之間三哭弟嫂種種悼亡又奈叔道自昨春來  
門戶污蠅百口一縷幾何不絕溘狀無覺在嫂則安  
此時此憾親懷莫寬爲論嫂命可推物理家運衰旺  
若與終始十年析居嫂實內困吾弟不知安坐飽飯

琴絃忽斷家政四潰死者固哀生者何耐五箇幼穉  
三女尚乳傍人猶酸矧爲其父嫂能達觀少無怙化  
胡不須臾以訖婚嫁卜茲佳兆密邇先塋庶有憑依  
何間幽明悠悠我懷臨壙一涕非爲嫂悲所悲吾弟  
嗚呼哀哉尚饗

祭叔母淑人大丘徐氏文

維歲次壬辰七月初一日甲午卽我叔母淑人大丘  
徐氏啓鞠之日也前五日己丑從子樂仁謹具薄奠  
敬祭于靈筵文以告訣曰昔我王母百祿俱備家政  
日殷吾母主饋曰我諸母暨眾婦女時節讌集于王

母所笑語衍衍和氣盈堂常謂此樂百歲其長哀我  
失母又哭仲母淚未及晞王母棄壽三弟哭妻已皆  
太早叔母捐世胡又中道首尾廿載大小七喪哀樂  
之變復一滄桑嗟我叔母襲訓賢翁歸于叔父婦德  
孔嘉織紉之暇書史旁通治亂得失豁胸中惜不  
丈夫是曰女士允矣叔父閨閣知己叔父斷科所操  
旣堅從而贊成內助之賢叔父出宰黽勉偕赴未幾  
旋歸貧約如故馥彼盆花聊以爲樂跡是簪珥志則  
林壑屈指以待子女婚嫁事與意仇遽爾乘化牌體  
之痛孰非酸苦目下難遣莫如叔父蒼黃臨絕未暇

他辭最是不瞑貽憾尊慈尊慈攸訣割衣以贈早晚  
冥逢要作昭證幽明兩間此事絕悲可但至親聞者  
涕洟舉家憂喪如萃淵冰閣內喪威前後何仍諸母  
典刑季母獨歸爰及吾妻徒說往事吾哭叔母吾母  
是思舊哀新悲真以一卮嗚呼痛哉尚饗

祭李義仲文

嗚呼義仲人之知義仲者必曰文如唐宋人如燕趙  
以是而知義仲其真知義仲乎義仲之文吾亦云如  
唐宋義仲之人吾亦云如燕趙則吾之知義仲亦與  
人同耳狀義仲文如唐宋而處之若愚人如燕趙而

持之若怯周旋於貴賤清濁之間而無毀無譽無是  
無非得道家入世出世之法者此吾所以知義仲而  
其亦異乎人之知之歟顧余疎懶與世寡合而惟與  
義仲好幼而師焉長而友焉磨礪資益數十年如一  
日而余今廢螫義仲且老矣每一相對義仲憐我我  
憐義仲兩忘形骸吐出肝肺余之言未嘗不會於義  
仲之心義仲之言又未嘗不契於余之心當其酒闌  
興酣輒狂呼大噱寤日夜不休余固好義仲而義仲  
之好我亦如我之好義仲則其所相好之者豈不在  
於相知之深者乎去年春余出補淮陽要與義仲行

義仲曰從子之後作金剛之遊誠一奇事而但恨病不能強因唱松江關東曲以送之歌聲清壯激越若徹雲霄忽握手泣下妻狀有不忍別之意余亦感義仲之衰而猶喜其聲之不衰余未及西還義仲遽死無或向日之泣有動於中先示其兆而狀耶義仲嘗言人有四事生長老死是已吾既生矣既長矣既老矣及此而死可以善息今義仲死而息焉余之悲義仲安知不爲義仲所笑而自義仲死余之言無與發之則余雖欲不悲得乎義仲聽此亦必爲余而一歔歔也嗚呼尚饗

### 祭從子好榮文

維歲次甲午十一月庚戌朔二十三日壬申乃姪子好榮卽遠之期也前二日庚午伯父揮涕哭訣曰哀哀好榮死生壽夭雖不可知豈意汝今日遽至斯耶人之無年皆謂之夭而夭亦不一或踰二十或近三十生有室家之樂死有嗣續之傳則爲其夭者或可以自慰而若汝娶而無兒年纔十五耳其生其死忽忽忙忙如石火之光蜃樓之氣倏現而倏滅作一場戲劇焉爾何爲而狀也爾何爲而狀也爾若不娶而夭只自悼汝之不幸而已哀彼孀婦何辜之有而結



悅未幾戴髮而奔爾父之腸既非鐵石則哀死哀生  
將何支堪其爲貽憾我家尊者已不啻種種焉而吾  
兄弟所以悲疚度日如醉如噎者皆由汝一人之死  
神乎神乎胡寧忍此嗚呼爾父四載鰥居酸苦百端  
而猶能理遣者惟以汝兄弟耳及汝兄弟次第娶妻  
二子雙婦婉狀環列於爾父之膝下則爾父方將回  
眺爲笑怡狀忘哀汝今何故使爾父悲涼之身又抱  
此逆理之慘耶吾家一自庚寅門戶污讎凡我兄弟  
同一窮命而爾父則哭汝母氏繼以哭汝偏受造物  
者所齟齬甚矣爾父之窮而又窮也汝自失母孺慕

悲傷久而愈切常謂汝擴此心足可爲篤行之君子  
且於詩才靈竅早穿造語奇警亦謂汝充此才不失  
爲文華之雅士期望之情無間已出而人事之變如  
彼其洄沓豈汝受氣太清難久濁俗而狀歟抑亦家  
厄未已適丁汝躬而狀歟汝自死而斂自斂而棺而  
葬日又迫矣爾貌之瑩瑩爾聲之琅琅如接乎吾目  
如入乎吾耳固疑汝尚在焉則吾何忍以死待汝而  
千古之別亦不忍無言略布此哀衷此非但爲汝而  
悲爲爾父哭汝之悲而益悲之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樂正金公履長文

嗚呼世道之降大家先衰如公才志亦不概施匪爲  
公惜念公先德忠貞攸篤四世殉國東京白馬終古  
所嗟酷禍之荐孰如公家公甫五歲罹此極冤天  
日本昭終照覆盆陰塗存錄曰忠臣嗣否泰屈伸無  
往非淚六邑佩符民皆口碑號以循良是謂淺知韋  
平之餘厥有典刑胡不登庸羽儀王廷到老家食  
猶喜施與宗黨有賴待以火舉若論所存蓋本實地  
聞公之風薄俗應愧念我兩家世誼自敦吾兒公女  
又朱陳婚公忘我跡我取公襟永以爲好默契也浚  
逮余屏蟄賓戚溲散公猶過我于湖之岸乘除平陂

語無不到如夢喚醒令我傾倒嗟公年來諸父凋喪  
羨上山頽原阡草荒相彼喬木日就摧靡公隨而隕  
存者幾枝先民有言死生亦大公乃夷狀沐浴而卧  
不及于他讀書詔子最是達觀夜朝之理或未忘情  
倘於嬌兒我固在焉寧忽于慈遙瞻黃驪卽公先山  
新營菟裘欲終其間此志未就以柩而歸幽明奚殊  
魂魄永依獨余感念痛癢攸關陳辭奠杯涕隨酒潛  
嗚呼哀哉尚饗

安窩遺稿卷之五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currently empty.

安窩遺稿卷之六目錄

告文

告先妣墓文

告外祖考外祖妣墓文

告外舅外姑墓文

哀辭

再從弟子善 樂寂 哀辭

湛存齋李公 明翼 哀辭

金學士存吾 履獻 哀辭

教書

教京畿道觀察使金時默書

教全羅道觀察使朴相德書

教統制使鄭汝稷書

箋狀

大殿誕日後陳賀時百官箋

聖上追慕 穆陵還都舊甲月日重回 受賀慶

運宮 八旬誕日及 上候平復兩慶禮兼

賀箋 補淮陽時

大殿誕辰賀箋 補淮陽時

謝 賜宴箋 代再從兄參判公作

謝致仕箋 代從叔父判書公作

丹陽呈巡營狀

補淮陽呈舊巡使狀

雜著

集慶堂頌

荷 皇恩銘 代家大人應製

披吟亭上標文

全州豐南門上標文

夢得良弼辨

許夷兩人孰優論 文臣製述

擬高麗王謝國內山川正朝後擇日齋戒降香

表吏文製述

擬宋高宗以張守為右正言以李綱為汴京留

守以宗澤張浚為左右營使以韓世忠岳飛

為左右前鋒即日親征奉迎二帝詔應製

問繁矩

問難進易退

安窩遺稿卷之六

告文

告先妣墓文

維歲次辛巳十月丙寅朔二十四日己丑子奉列大

夫前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

春秋館記事官樂仁敢昭告于顯妣贈貞敬夫人

韓山李氏之墓子樂仁以十月初六日蒙恩授庭

試文科丙科第七人今當省掃痛慕益切謹具庶羞

文以陳之曰昔為小科慈母在堂悅我父母我喜何

量今為大科慈母不在戚我嚴父我痛如碎我喜我

痛有恃無恃人事之變何乃至此哀哀我母哲識厚  
德既哲且厚宜受百福由我罪釁延禍母氏冥然頑  
然仍而不死靡暇已痛莫慰親志每一趨庭無語而  
淚家政浩繁千百其道養而甘旨祭而蘋藻委之子  
婦勢不得已驅其弱質勤勞十指飪不及時縫不及  
期責在不肖先自攢眉如是過了荏苒時日及諸  
弟其故非一仲已析居哭妻旋娶叔抱二子季就外  
傳婉婉幼妹亦歸于人其間七載哀樂相因哀固可  
悲樂亦少歡推此以往有懷莫殫今我大人位居鼎  
席休戚之義進退維谷兒又擢第亦被 恩顧盛滿

固有顛沛可懼為子欲孝思貽令名用是栗栗憂忝  
所生携我同胞宿我墓舍笙鼓榮掃有光松檟若將  
迎喜終焉永隔滄海醴杯昊天岡極尚饗

告外祖考外祖妣墓文

維歲次辛巳十一月乙未朔初四日戊戌外孫奉正  
大夫行司諫院正言洪樂仁謹具肴果敢昭告于顯  
外祖考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  
度使巡察使海州牧使韓山李公府君顯外祖妣貞  
夫人杞溪俞氏之墓曰王考之卒我未生世王母之  
喪我纔十歲未生何論蒙無記取猶聞一二以有我

母母嘗謂兒爾其自出吾將語爾無忘後日曰我先  
考士望攸萃文學才行宜無不施晚而海藩竟以柩  
歸亦粵先妣婦德無違壽考康寧將多弗祿逝矣嶺  
邑而又臯復孰無失怙孰無失恃痛莫如吾吾故語  
爾語未及卒涕下漣漣我瞻涕下意或適狀歲歲忌  
日每隨母往當其號擗哀動在傍孝哉吾母已嫁不  
衰我則有母不知母悲猶慣外氏夙仰先美自我失  
母日疎外氏終天之痛追思母言今不復聞增我崩  
冤幸忝科第官聯海兄餘慶攸暨孫與有榮匍匐首  
掃無母之兒憐我無母庶歆茲危尚饗

告外舅外姑墓文

維歲次辛巳十一月乙未朔初五日己亥女婿奉正  
大夫行司諫院正言洪樂仁謹具肴果敢昭告于外  
舅嘉善大夫咸鏡道觀察使 贈領議政驪興閔公  
外姑 贈貞敬夫人龍仁李氏之墓曰公暨夫人我  
妻父母妻之父母曰姑曰舅人皆有焉我則無之語  
或及此祗益妻悲於惟我公奕鳥門戶正獻爲子文  
忠其父扶張義理冠我士類以是擯斥未卒志事公  
有季女吾祖請婚文忠曰可不以素門公節北出我  
猶童年呼我以婿撫我之顛我夢有詩公托一女覺

以爲怪羞不敢語况若靈告忽聞公計及我迎婦有感前句依稀記得疑疑公姿獨於夫人曾不識儀幽明之間爲恨曷窮賴有正獻仰若旡幪今哭正獻公私痛盡我叨科名來掃塋域芳肴潔醴備自妻手情實是在是靈或知否尙饗

哀辭

再從弟子善樂最哀辭

嗚呼子善余同曾祖弟從叔父尚書公之子尚書公以我文懿公之祀孫名位已隆赫伯仲兩胤相繼登顯于朝子善其季也子善生長富貴而獨喜爲古人

學學於其仲氏仲氏曰文章子善亦曰文章仲氏曰道義子善亦曰道義蓋心是而非口從也素多疾不甚讀以藥餌爲事尠離床第而取諸子百家書日覃索其中窈乎如靜女之在閨退乎如逸民之遁世一切得失榮辱無足以累其心殆近於學老者每對之清氣照人無一點粉膩叩其內則譚說事是非鑿鑿中窾見人所不見善畫奇花怪石往往逼真而亦不屑爲其才之傍通可知也竟以疾物于丁丑距其生乙卯厘二十三凡再娶俱無子聞者無不悲之余過其仲氏仲氏泣曰吾弟不幸短命而有古文數篇尚



在篋中出示其伯夷論者余讀之文氣馳騁若駿足  
快放使其仲氏猶爲之却步蓋其才有不期然而然  
者余固知爾之才如此而未嘗見爾之文如此爾死  
之後迺獨與仲氏相讀而相涕嗚呼子善在者其成  
就未可量而不假之季不得充其志何其悲也仲氏  
公惜其泯沒無可傳請誄於諸君子又使余辭之辭  
曰

嗟嗟子善兮質慧神清綺統其身兮山澤其精生抱  
奇疾兮卅季其貞萬卷在樓兮咀華含英斐然仲氏  
兮爾以爲兄曰漢曰唐兮曰宋曰明長短以度兮輕

重以衡文章軌範兮導以古程譬彼岐鳳兮五彩始  
成煒燁其卓兮肅嗚其鳴譬彼殷輅兮九達其行采  
齊其節兮和鑿其聲欲奮翼塌兮未牽軸傾具此衆  
美兮曷云不亨天愛其才兮催上玉京記以仙樓兮  
寧不爲榮篋留片璧兮尚有光晶持誇他人兮仲氏  
涕盈

湛存齋李公明翼哀辭

湛存齋李公故大將軍尚書公之孫而卓犖不羈士  
也初尚書公以 國之同姓被 肅廟倚毗將兵十  
數年朝野恃以爲重于時公之家甚赫赫而公自幼

志不在於華以文詞自命淨掃一室澹若窮士卒然  
遇之人不知爲將家子弟取進士有名士林間性喜  
賓客戶外多履舄其意氣然也壬寅士禍作尚書公  
以忠義大節殞于非命闔門蕩析而公流離竄謫百  
死一生間值 清明繼有一命公不樂而去之放  
浪山水間可悲可喜之事一發之於文率意成章不  
拘作家而其藻彩賁然公亦不自有也輕財好施與  
散金如土妻子內因而處之晏如余童丕往拜公於  
三清舊第公不以眇少而易之賜之席與語尚論古  
今娓娓不厭余於是知公之所存而每於稠人廣坐

見公意氣豪逸掀髯搏髀笑泗相錯視世之齷齪猥  
瑣若無雖貴人亦然以此往往被訾於人而公之爲  
公亦未必不在於是也公將赴洪川縣余又造焉公  
握余手謂曰士或有爲親而仕仍噓唏良久大噓而  
罷出宰之三季夏 朝家新討逆設科尚書公之大  
節至是益著而已而公卒嗚呼當公之遭家難也羣  
凶之積怒公家者必欲盡殺公家公卒不死此固天  
也而及乎義理復正家讎已復公之子仲羽決是科  
焉亦可謂不偶者而公遽臯復於縣館未見其榮覲  
是誰使也悲夫雖然自古豪傑之不遇者不可勝數

而若黃夢升石曼卿者以卓犖自奇世無知者婆娑  
末宦虛老而死獨其文章有足以不泯其意氣者嗚  
呼公其人也歟公之柩自東而還余居毋憂未得攀  
紼而哭而今公之墓草已再宿矣一日仲羽過余曰  
吾父之歿未可無子語追誄亦古也仲羽之托烏可  
辭乎辭曰

鬱喬木於故家兮濟銀派于天潢公乃挺生于槃戟  
之門兮碩人頎而清揚三清之水清且潔兮濯綺紈  
之嫩腸早發軔於詞垣兮戲文墨而翱翔奄玄默之  
禍博兮百口遂以罹殃哀士流之孔阨兮非刀鋸則

桁楊風雨飄其落羽兮與魑魅而爲鄉抱至寃於覆  
盆兮回白日之餘光訪舊第於北山兮燕雀巢于中  
堂悲歌間以痛哭兮托爲命於文章曹溪之瀑德陵  
之寺兮溯龍湖兮輕檣懷不平而發吟兮匪麴蘖而  
顛狂彼何物兮青紫兮世莫我知庸何傷棲棲郡紱  
之非思存兮就山水之清涼黃堂卧以傲吏兮挹千  
峯之金剛 上心悟而 國是定兮躋先忠之彌彰  
嗟佳胤之策名兮公不少畱遽陞皇何哀樂之互棄  
兮我欲問之天茫茫豈其告今日之昇平兮拜先靈  
而在傍迢迢牛轄之西邇兮魂可招兮巫陽奇氣朗

韻之不可再見兮空彷彿乎軒昂爛咳唾之錯落兮  
拾瓊玖於塵箱遇前脩於朝暮兮磊落千秋兮相望  
挹遺芳於塵邈兮敬吾陳辭而淚長

金學士存吾

履獻哀辭

嗚呼存吾之歿知存吾者相與悲之而其悲之者有  
二說宜壽而未也宜位而未也此固悲存吾而亦未  
必真悲存吾者也壽固人之所欲也位亦人之所欲  
也要之有命存焉窮亦命也夭亦命也有悼而夭者  
有窮而夭者亦有丁而夭者有老於家而窮者有棄  
於時而窮者亦有不遇於主而窮者存吾有一於是

乎以存吾貞固之姿宜壽而不壽則此固悲矣然有  
子矣有女矣季且望四十譬之於悼而夭弱而夭丁  
而夭者亦壽也其可悲耶以存吾雋偉之器宜位而  
不位則此雖悲矣然取大小科如拾芥朝廷待之以  
極選 君上期之以大用譬之於老而窮棄而窮不  
遇而窮者亦位也其可悲耶然則如之何而悲存吾  
也存吾大家子也清陰之節義道德而存吾爲其孫  
矣文谷之儒雅事業而存吾爲其孫矣夢窩之忠蓋  
功烈而存吾又爲其孫矣谷雲之清風高節而存吾  
又出而爲其孫矣夫四先生之聲名光輝固已軒天

地輝日月後人之聞其風者莫不仰而慕之况爲其子孫者乎辛壬禍作門戶蕩析抱冤而隱痛者殆三十季而上天至仁幽枉畢洗國是旣晦而復明士論旣屈而復伸際斯世而生者亦爲賴有光焉况爲其子孫者乎余於存吾戚也友也見存吾介然有所守嚴於是非邪正之分每日國家無事則已苟有不幸我當以一死報之存吾之家法固然矣而存吾之所自任者亦偉矣旣而進于王朝則勵志節辨義理存吾之事而士之期存吾者在於此進君子退小人存吾之責而士之望存吾者亦在於此而今

存吾已矣則士之期望存吾者果安在哉余於此不暇悲存吾之死而悲故家之日替也亦不暇爲故家悲而悲世道之無復可爲也以此而悲存吾則可矣彼區區之壽與位曷暇論哉今夫榱桷豫章之木干雲霄蔭百畝其小枝可爲器大枝可爲宮室一朝爲獐風震霆摧折狼藉而元氣之所磅礴雨露之所潛滋其傍豈弱肄藹然復有生意則人之愛而護之爲何如而今又斬劈而絕去之從此穹林大麓其將索然而無顏色存吾之死一何其類此也悲夫悲夫仍爲之辭曰

嗟存吾之挺出兮蔚故家之流風以義理爲芻豢兮  
傳詩禮爲箕弓韋布身而蘊奇兮貌雖癯而氣充初  
發軔於瀛洲兮秩則卑而望崇端冕玉佩之可以翺  
翔兮振六翮於遠鴻不汲汲於進取兮退然若處子  
之斂躬彼菴施之盈室兮芳蘭羞其與同恐先訓之  
或墜兮涉淵冰其忡忡指死生而不顧兮逝移孝而  
爲忠有其志而無其季兮竟鬱悒而長終生何爲而  
疑疑兮死何爲而忽忽殆時運之攸使兮寔士友之  
胥恫松之九而未成路寢兮瓚之瑟而不薦公官才  
則羸而用則詘兮流痛惜於無窮瓌氣英魄之不隨

腐土兮將溯風兮陟穹騰闔苑而容與兮蛻濁世之  
昏瞶顧逝者之奚憾兮惟後死其泫瞳固脩短之外  
鑿兮孰主張於其中惡不必其報齋兮善不必其受  
豐自今古而如此兮吾無奈乎化翁

教書

教京畿道觀察使金時默書

王若曰本道爲諸道先政須盤錯之器今卿從貳卿  
出持鼻旌鉞之權實簡予心匪直僉舉惟卿 先王  
外屬名相後孫百季之休戚與同人推觀津之世闕  
一門之孝友相守衆許山南之家風謹厚誠忠克傳

乃父心事才猷幹局兼著長者規模洎乎明廷之策  
名蔚然晉塗之儲望薇垣栢府已歷駁而馳聲玉署  
金華或逡巡而退步進之喉院懇懇敷奏之言試以  
近州洋洋去思之頌在芬華波蕩之地冲挹自持處  
名利膠擾之場標榜不到逮夫亞卿之晉秩適值今  
春之拜 陵恩出特除益興愴於昔日意在急用非  
有私於卿家獄訟之務屢當簿決無滯方岳之才歷  
舉輿論攸歸睠茲一路封疆實我三輔重地關防左  
右作根柢於邦畿江海東南控咽喉於湖嶺奉 園  
陵而處甸服體貌則尊簽軍丁而應稅供徃役且巨

苟欲生民之祛瘼莫若方伯之得人茲授卿云云卿  
其懋恢令圖祇承寵命與一道按察之任捨卿誰乎  
體九重委寄之心惟汝諧矣鄙屋之愁怨轉甚若烏  
懷綏之方殘驛之凋弊無餘須求釐革之策嚴明黜  
陟惟在公字上雷心布揚恩威尤宜舉措間加意自  
餘裁稟厥有藝章於戲斬恩命於西藩謂有百歲之  
祖母頒新詔於前席處以尺地之王畿益殫乃心無  
負予眷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全羅道觀察使朴相德書

王若曰其推良二千石昔試海西名藩悉以委五十

州今拜湖南重臬熟手何有新命且勤念全羅一方  
介湖嶺兩域 眞殿密邇 王跡說豐沛之山川沃  
壤匝周土產兼荆揚之橘柚軍國之需公私之費專  
靠是邦徃役之重獄訟之繁實倍他路不幸昨歲之  
大歉幾致吾民之盡劉安集使之狀奏立施益欲累  
萬命全活交濟倉之儲畜往哺不憚數千里遠移賑  
政纔經縱幸瘡痍之甫起民力尚困實多履甍之餘  
憂故方岳予欲擇焉咨廷臣誰可任者惟卿奕世地  
閎妙齡科名翱翔玉署清塗器格峻爽出入銓部要  
地心事公平在三品而參樞密之謨朝議方急於進

用自貳卿而任居畱之職民心尚懷其去思上下之  
倚仗漸隆蓋將有待內外之歷試既久奚適不空肆  
廟剡之僉諧亦予意之攸屬茲授卿云云卿其祇承  
寵旨克殫令猷今秋之豐登是期政屬蘓殘之會前  
人之區劃可按空念遵約之方節屋盡懷保之圖猶  
恐匹夫之不獲禮惟勵澄清之志必先一己之自持  
他餘稟裁厥有與憲於戲拜辭京闕應多北望之懷  
坐奠湖山庶寬南顧之慮徒得重耳行且召之故茲  
教示想空知悉

教統制使鄭汝稷書



缺新窠於統帥思切聽聲起宿將於散班任界仗鉞  
須體上簡之意用壯外制之猷念茲南滇之巨防寔  
是東國之重鎮山河壯襟帶之勢控引重嶺兩湖臺  
隍扼咽喉之形管轄僉使萬戶留制度於龜艦尚想  
名將之籌謀振威令於龍驤俾戢狡夷之變詐願規  
模雖足有恃狀機務漸多可憂自曩歲全失魚塩倉  
庫之財需已罄矧昨秋又歉稼穡軍民之生業隨殘  
戎政易疎詎緩徹桑土之策邊虞難度安盡備衣袂  
之圖如欲雄臬之克蕪莫若賢帥之是選惟卿七州  
三閩卅載一心結主知於在下僚之時輿望皆歸遠

大仗王靈於開邊市之日殊俗亦憚嚴明歷摠廳而  
移御營旌旗變邑亞京兆而參秋部簿牒如流忠勤  
不替於始終嘉乃盡分才略可恃於緩急惜其投閒  
故斯任之方難果予意之攸屬茲授卿云云卿其祇  
服寵命懋恢良籌統領舟師須勦樓櫓之俱繕備禦  
海寇無致風濤之或驚聲績著歷試之餘何有一方  
之爲政恩威示僅行之際可見三路之增光他餘稟  
裁厥有典憲於戲繼遺躅於乃祖自多克家之風寄  
重任於元戎空勵報國之悃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箋狀

大殿誕日後陳賀時百官箋  
壽躋七耄仰熙運之彌隆節屆 千秋頌景福之滋  
至誠展愛日賀騰呼嵩恭惟 動遵勸華 躬行曾  
閔思傳勤三晝之接 心法精微皇極洽四紀之治  
功烈巍蕩顧今 大德之必得矧茲 誕辰之載逢  
越兩日而舉 縟儀特回 摛謙之盛意繼元朝而  
賁稀慶俾伸舞蹈之羣情茲於造庭之餘益激祝罔  
之悃伏念臣等鵷班幸廁 鳩杖獲陪頌 九五之  
景禧夏仰抑箴之在右遭千一之嘉會猥效賀辭之  
進前

聖上追慕 穆陵遷都舊甲月日重回 受賀慶

運宮 八旬誕日及 上候平復兩慶禮兼賀

箋補淮陽時

迓新休於 八旬誕辰 聖候遙復纘 先烈於三

甲賀日 邦禮益光慶實無疆事若有待恭惟 治

隆堯舜動法 祖宗並天地大並日月明咸罔千萬

品化育如岡陵高如松栢茂 誕膺九五福康寧倚

今年純嘏荐臻而是日 縟儀克舉伏念臣身繫補

邑跡阻 賀庭百口賴再生之 恩每欲結草而圖

報雙手攢 萬壽之祝只自瞻 雲而懸誠

大殿誕辰賀箋補淮陽時

躋八旬之寶齡大德必得迓千秋之聖節新休  
滋臻如日方升彌月是慶恭惟靈閣克紹瑤冊  
屢光符唐堯五紀之治囿民生於熙熙皞皞體箕聖  
九疇之訓致王道於蕩蕩平平茲令節載屆於虹  
流而純嘏益膺於川至伏念臣東補榮極北拱誠  
懸聖朝賴再生之恩天高地厚下邑獻萬壽  
之祝日吉辰良

謝

賜宴箋代再從兄參判公作

孝理所被獲伸愛日之誠恩賚是加荐荷自天

之渥曠世榮寵闔門感惶伏念兄弟二人君親一  
念獲聯朝籍粗勉移孝而為忠恐墜家聲常思同休  
而共戚幸宸陛纒舉受爵之禮伊私門亦叨  
賜需之恩岡陵騰萬奉之謠微忱倍悅庀稟侈一  
日之養聖眷曲推矧茲加等之殊私實出念  
舊之盛意記貴主高季之宴先朝之往事興懷  
睠老父童時之儀今日之寵錫超例雨露之惠  
澤普被殆若獨偏臣家天地之景貺潛周自幸生  
逢壽域此實格外之異典奚但門內之私榮茲益  
伏遇至治登三寶壽望八壽為五福之首八域

歸善養之仁孝乃百行之源萬姓頌錫類之德遂  
推及老之化俾伸為子之情臣等敢不拜誓知恩  
隕結圖報昆弟同對益切祝聖之忱子孫相傳庶  
殫忠國之悃

謝致仕箋

代從叔父判書公作

陳乞骸之宿志言出同堂侈貺心之宸章恩許謝  
事病裏驚起格外榮光伏念臣休戚故家生老壽域  
髮齡昵覲事既往而屢發宸思明時幸逢跡雖畸  
而過蒙恩庇內外蔑一毫之補媿懼徒涖父子躋  
八座之班涯分已溢癯衰日劇自憐頽席之形省覺

時回每起懸車之想迨聖問道及賤品伊相言替  
達微忱尚記存於遺簪昔疾安否為警咳於前席  
上心憫然那意寶墨之特頒以致素願之獲遂假  
餘齡而許致朝政俾侈老身之光華指元朝而期入  
耆英亦軫賤息之孝養念平昔生死以之義豈忍便  
訣於昌辰荷聖朝終始保之私自幸優游於晚境  
恩頒三字榮動一門茲益伏遇至化苟流大德必  
得體孔聖禮使之訓朝多奉身之風法周文善養之  
仁野騰及老之頌遂令淹病之質亦被許休之榮臣  
敢不感戴隆恩歌詠聖澤五雲遙望縱阻宣麻

之庭一縷猶存只切祝岡之烟

丹陽呈巡營狀

百里作宰造辭 禁闥之庭三郡為隣猥領山水之境敢擬吏隱恐失民情伏惟旋燾重權珪璋令譽懋召棠而詢度一物無失所之嘆攬范轡而澄清列郡有望風之効瞻聆所及欽誦曷勝伏念某憂重分符才非製錦仰聲光而傾嚮略貢蕪辭奉約束而周旋冀免大戾

補淮陽呈舊巡使狀

東峽獲補猥荷簪履之收 北闕分憂曷勉絲毫之

報地自不薄情實難安伏惟相公閣下治著按藩威騰攬轡文南武二十六邑有情必通大中小幾千萬民無隱不察茲當分竹之日益仰懋棠之風伏念某憂良薰心字牧叨任京國回望幾多大馬戀主之忱旋鉞將還倍切燕鴻分路之歎

雜著

集慶堂頌

於赫是堂肇錫集慶念昔 懿陵亦我 慈聖克臻  
勿藥慶於斯並嘉號非偶三字愈炳我 后踐位是  
堂勤政舜慕采篤周烈無競望九 寶籌一德式秉

聖人不免則來疾病年符于甲 枕不安丙夜夜蒼  
黃舉朝焦炳雲消日朗在于俄頃 皇靈攸賜扁技  
敢逞是堂三慶仰觀何幸 貳極陳章緝儀得請事  
曠百世欣告萬姓鼓樂堂下祝千歲永

荷

皇恩銘

代家大人應製

粵我開國際我 高皇邦號之錫樂服煌煌嗚呼可  
忘 皇恩式彰 神皇恤我顛運再昌民到于今載  
農載桑嗚呼可忘 皇恩彌長我遘外訶 毅皇惻  
傷天步孔艱猶眷東方嗚呼可忘 皇恩益光增築  
皇壇芬苾斯香 先志是承荷歟我 王 三皇在

天嗚呼可忘

披吟亭上樑文

父詔子兄詔弟業儒素以相傳朝學禮暮學詩營室  
宇而入處禽鳥來賀草木交欣冬燠夏涼之無適不  
宜陽開陰闔之必得其所主人林泉有癖軒冕非榮  
勉讀書而修身唯期養蒙之以正戒翫物而喪志亦  
恐居業之不專處洛舍帶闔之交惕焉芬華之易累  
慕柳氏置齋之樂美哉講說之成規滿籛不如教經  
只自矻矻所居足以容膝何用渠渠相茲一丘林園  
宜我三間屋子蠶菑翳而第地聊煩工師輸木石而

治功不問龜筮上棟下宇愜意內之經營左房右軒  
忽眼前之突兀萬井森列瞻氣像而徘徊四山周遭  
抱烟嵐而偃仰庸嘉號之肇揭寔厥義之攸存披百  
家之書吟六藝之文心融神會納四時之景觀萬變  
之象意適身閒砌栢庭槐依狀杜草堂栴樹牙籤玉  
軸宛是李公擇山房不日成之奚須英輪之苟美爲  
我有矣宜勉講讀之采勤伯仲聯裾鬱鬱棠棣之交  
暎叔姪同榻欣欣花樹之重輝不但少年之爰居抑  
亦老境之偕樂自公退食引淡觴而賦長篇登茲頽  
望撫素琴而隱鳥几平泉花石奚取李丞相之豪情

香山詩樽堪比白太傅之清興載播歌頌同贊兒郎  
兒郎偉拋樑東簷角朝暉照樹紅滿架縹緗隨意閱  
花開花落一園中

兒郎偉拋樑西弼宙層光入室齊翠草交庭無限趣  
夕陽醉後葛巾低

兒郎偉拋樑南多少軒牕爽氣含書永簾陰無客到  
一雙幽鳥座隅參

兒郎偉拋樑北松竹年年青一色清鶴流音塵慮散  
金丹何處問消息

兒郎偉拋樑上倦鳥歸雲參遠想讀罷幽人無一事

東峯明月照書幌

兒郎偉拋樑下真樂悠悠知者寡飲食起居聊自適  
百年圖史極瀟灑

伏願上樑之後清福自臻幽趣咸萃竹苞松茂喜風  
雨之攸除夜寐夙興期屋漏之無媿詩書之樂自在  
車馬之聲不聞

全州豐南門上樑文

述夫灰燼掃而按址心上經綸木石具而告功眼前  
突兀肩鐻之設施依舊扁額之義意維新念完府十  
里之城卽豐鄉萬歲之地 靈源濬發龍飛之山川

宛狀 真殿儼臨月遊之衣冠密邇爲 國家根本  
州閭櫛比而鱗連當湖嶺要衝商販縉至而輻輳逮  
夫甲年之改築厥有午門之最崇名都擁粉雉而峨  
峨鎖鑰勢固重關向朱鳥而肅肅桑土慮淺使蓋相  
望平朝之金魚載啓暴客以待中夜之木鐸頻傳不  
幸今春之鬱攸實是茲土之劫運嚙乎一府之民物  
鬼爛神焦蕩狀兩面之門闥烟飛燹冷氣數有使瞥  
眼四十年成虧庇護無由傷心百千戶凋瘵倚 聖  
上哺以粟之德慰殘民出自火之情蓬蓽得囿於帡  
幪稍見居室之經紀郭郭獨缺於捍衛尚貽行路之



咨嗟不佞攬余轡而巡宣導彼城兮周覽是刺史責  
耳莫若輪奐之亟修與參佐謀之亦覩龜筮之允吉  
不可一日而少緩營力之凋殘何論至煩九重之  
崇聽工費之拮据甚巨山厓斲盤陀之頑骨輸來大  
小之車輪海沿斫豫章之美材浮下遠近之舟艦蓋  
趨功競勸於百輩肆訖役僅費於一秋採陝陝築登  
登羣工不作墉屹屹門翼翼大事克完獸角峙向午  
之隅洗盡回祿之跡翬飛架夷庚之上像得大壯之  
規商藏於市旅出於途舉莫非斯門而由也吏抃于  
庭民慶于野奚但爲是州之幸焉迨華構之載成有

嘉號之是錫遙瞻東注之水尚想王跡之肇基旁  
採南紀之風可見民心之攸係金碧照爛一方之山  
河增輝欄檻登臨萬家之間并盈矚自知何有己力  
咸曰攸濟君靈控左右之路歧人皆仰止壯表裏  
之關防孰敢侮余下土望辰只抒杜子之憂愛中  
宵玩月敢擬庾公之風流郢匠之役纔休張老之頌  
聊綴

兒郎偉拋樑東麟峯早旭射欄紅里中多少枌榆樹  
物色依狀漢舊豐

兒郎偉拋樑南飛甍勢與老星參點烟何處瀛洲是

筐篚年年厥貢柑

兒郎偉拋樑西大野黃雲一望迷背郭行人相與語  
州場米價賤如泥

兒郎偉拋樑北海上高樓瞻紫極老卒監門白日

眠昇平攢手吾王德

兒郎偉拋樑上長敵憑虛時俯仰隆棟之功果屬誰

天公管管難名狀

兒郎偉拋樑下坐瞰來牛兼去馬撲地間闐氣色新

樂生何限熙熙者

伏願上樑之後無災無害不騫不崩百神長呵與穹

壤而偕久諸福滋至俾氓庶而咸寧召南之棠憩雖  
慚峴首之石刻不泐

夢得良弼辨

古人云至人無夢黃帝成湯豈非天下之至人也而  
黃帝之夢夢風后力牧成湯之夢夢伊尹若是而謂  
之至人無夢可乎狀其說不見於經傳特出於稗家  
雜說而後世談夢者必以此二夢為口實以之有秦  
穆勾天之夢呂錡射月之夢或以占吉或以占凶吾  
不欲信之及讀書至高宗夢得良弼於余心尤有所  
大惑者夫良弼者匡正其君德陶鑄其民生四時陰

陽無不使之順其序而理其軌狀後必稱之曰良弼其爲任顧何如而其可以夢中依稀之像審求天下爰立具瞻責之以鹽梅舟楫之任乎嗚呼高宗君上之尊也傳說版築之賤也以君上之尊用版築之賤其登崇之際不問於龜筮不問於臣寮而斷自己衷若是乎無難未知高宗獨知傳說之賢而有此舉耶抑未知傳說之賢而偶有此舉耶幸而其像克肖其人果賢故置之巖廊之上而人無得以議之不幸而其像則肖其人不賢其將諉之於上帝之賚而不少難慎也哉或曰高宗恭默思道求賢如渴故帝以是

賚之此理之必狀無足怪者余則獨以爲不狀夫求賢之心豈有如堯舜者而堯以舜作相問於四岳四岳薦之狀後用之舜以禹作相亦如堯之爲也未嘗有如此之事狀則高宗之求賢賢於堯舜歟雖狀高宗聖君也久勞于外興於閭閻必早知傳說之賢有所範圍於中而一朝登庸有違於王家典禮且殷俗好鬼故託夢中之事而有此舉歟未可知也不狀以高宗則哲之明豈爲此誕虛無稽之事以駭天下耳目乎狀此是一時之權而得中非萬世守經之道也

許夷兩人孰優論

文臣製述

臣謹論曰君子之論人惟在乎得其心心身乎可見亦惟在乎以我權度折衷其心之所在而已以常情論之天下固大矣一國固小矣以讓國者比諸讓天下者優劣固懸殊矣苟究其名實之所存亦自有斟量之不可不詳者以名心而讓則雖天下不足大也以實心而讓則雖一國不可以小也許由之讓天下其事之有無固不足以準信而假使真有之揆諸義理之所存其將屬之於名心耶屬之於實心耶苟使由真有治天下之才而泊狀澹狀越視生民則已非聖人中正之道苟無其才而徒以巖處奇士標高詭

激竊取邁世之名則一世雖可欺百世其可欺也耶至若伯夷之讓國蓋遵其父命而已其地處當如是而已其義理當如是而已真所謂求仁得仁而已其心之惻怛仁厚百世之下可以曉狀如光天朗日之無所障翳雖千聖當之亦不過如是而已仁於是盡矣心於是得矣仁者心之德也若許由之讓天下謂之仁則誠遠矣君子而遠於仁其可謂得其心之正得其理之盡者乎狀則雖以天下之大固不若一國之小也嗚呼一言而信于天下萬世者莫孔孟若也從古特立獨行之士至孔孟而序列之詳矣伯夷之

言行累見於鄒魯之書若曰死於首陽之下民到今稱之若曰伯夷聖之清者又曰頑夫廉懦夫立其所由也真有伯夷一般高節則以孔孟大公至正之見亦何必厚夷而薄由耶此馬遷所以致疑於列傳之首者也雖以理勢之淺近而易知者言之孤竹之國卽伯夷家傳之物也以子而受於父統則正而理則順雖不讓於其弟其誰曰不可而特以天倫之際嘿察微機恐傷親心脫狀若弊屣不有所當有要得其心之所安此夫子所謂又何怨者也周之泰伯處

於家庭羣聖之間泯其形跡飄然高厲此誠卓出千古之盛節故吾夫子特揭無能名之褒而乃以伯夷泰伯娓娓而僅稱論斷以一流狀則伯夷之地位高下其可知也已唐堯之天下卽許由分外之物也以聖人而旣治天下而以他人而遽受天下則無名而無義且方其時也所謂南面之樂宮焉而不過乎茅茨也器焉而不過乎土匏也又從以九年積潦瀕洞滿地天子之尊適足爲谷嗟憂患誠無樂乎爲君而反不若木瓢葛巾自在於山巔水涯坐享遐舉之高致苟如是則由之讓亦見其不甚難也嗚呼孔孟之

定論如彼明白俟百不惑而周末異端紛狀爭起或以尸祝庖人之說騁其弔詭隱狀以箕山潁水置之高聖人一等之地自茲以後承訛習謬遂以爲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或有登箕山而訪其塚悲其人之泯沒而未嘗有推究義理質諸聖賢者不信孔孟之言乃信異端之言狀則由之行果勝於夷而異端之荒誕反勝於孔孟之大公至正耶甚矣人之好怪也臣謹論

擬高麗王謝國內山川正朝後擇日齋戒降香表

吏文製述

日所照霜所墜獲霑同車書之休月之正辰之良特頒祭岳瀆之典天香遠播地靈賴安伏念臣職忝東藩誠拱北極聞中國之有聖黃河一清效外服之尊王鴨水萬折顧茲偏邦祭山川之禮遽荷聖朝錫芬苾之恩遐土不卑香幣之盛典爰降吉日是選齋潔之縉儀載新有隕自天奉金函而怵惕圖報無地望瑤陛而周章愧蔑侯度之恪修濫叨皇恩之遠暨伏遇起自草昧誕有寰區西被東漸四夷歸文明之化大球小珙百神感肸饗之休遂令荒蕪之邦亦蒙曠絕之錫臣敢不仰佩聖慈益勤侯職梯航萬里縱阻

叩謝之班柴燎一方徒切抃舞之悃

擬宋高宗以張守為右正言以李綱為汴京留  
守以宗澤張浚為左右營使以韓世忠岳飛為

左右前鋒即日親征奉迎二帝詔

應制

皇帝若曰南面非樂忍忘九世之讎北首以爭冀還  
二帝之駕朕今垂涕而道卿其戮力與同嗚呼我家  
多艱皇天不弔嗟乎靖康建炎之際萬事已非逃矣  
道君淵聖之轅一去不返父兄之至恥未雪實欲無  
生祖宗之大位勉升非敢愛死其將劉豫我也士有  
蹈齊海之心豈忘越人讎耶地無讀魯史之所只緣

重興之業未復久致兩聖之駕莫回中原之腥穢欲  
清慷慨胡銓之抗疏絕域之消息多阻辛勤洪皓之  
銜綸枕席常沾幾想憶弟之淚岵岵時陟遙瞻望子  
之山當天翻地覆之時舉切忠義之憤在至尊臣死  
之道寧貽翫愒之嘆顧今安出計乎固知惟有戰耳  
一隅苟活予不為周平晉元之圖六師用張孰能効  
方叔諸葛之烈北塞霜雪忍說八九年包羞南渡朝  
廷乃有一二臣同德惟卿等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  
小之臣戴豸冠而盡言嘗論江淮間六事詠鳳什而  
垂獎曾勉裴度傳一篇前後請還鑾輿幾陳過河之

策終始不主和議克著守陝之功嘗設金山寺奇兵  
兀术破膽已誓黃龍府痛飲岳爺傳名是皆豪俊之  
爲時詎緩內外之擢任茲授卿等以立陞留後之職  
分營驅前之權勅繩愆保障之規公耳國耳卑折衝  
禦侮之責左之右之苟能盡地義天經庶可期電掃  
月捷飲泣沫血誓不並賊俱生竭力同心期以與子  
偕作金天積霜露之氣勢成擒胡玉輦備晨昏之儀  
誠浚奉駕人孰無父子朕獨罹此百殃義莫重君臣  
爾宜効其一節於戲不日旋蹕兩帝佇邁返之期惟  
天循環中國有必伸之理天生李晟政屬恢邦運之

機漢還太公庶盡供子職之道咨爾將帥輔弼各奏  
膚功質諸天地鬼神實監血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 問絜矩

問絜矩者大學平天下之要而因其所同推以度物  
無往而非此道也上下前後左右所指者何事也有  
德有人有土所主者何義也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  
之者是固爲絜矩之道而仁以財發身不仁以身發  
財者亦果襯於絜矩之旨耶一家仁一國仁一家讓  
一國讓教成之效也有諸己求諸人無諸己非諸人  
推及之工也雖非本章亦可旁照歟絜矩二字孔子



所不言而曾子始言之他經所未有而大學獨有之  
狀而細繹孔子之訓他經之旨則言外之意自在其  
中皆不越於絜矩堯舜率天下以仁而猶病於博施  
之澤者何也湯文遜二帝之治而俱贊以御邦之化  
者何也歛時五福敷錫庶民洪範疇之所以爲絜也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天保詩之所以爲絜也其治其  
效孰淺孰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果對何人之問也  
不欲則雖賞之不竊果爲何事而發也已不欲勿施  
人躬自厚薄責人兩段之意固無異同而百姓足誰  
不足成人美不成惡兩章之旨不免參差皆可推演

而指陳歟君子四未能祖述仲尼之言而喫緊於實  
踐之地忠恕道不遠師承曾氏之學而體驗於善推  
之方此果子思絜矩之道耶老吾老幼吾幼乃在嚴  
鯨之章而開導乎擴充之機樂人樂憂人憂亦著雪  
宮之對而闡發於諷諭之際此亦孟氏絜矩之道耶  
前聖後聖惓惓於絜矩之意彰明較著有如是矣大  
抵天下之心皆同我之所欲人之所欲也我之所不  
欲人之所不欲也以己而度人如器之以矩而度物  
欲爲方者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必先度之以  
心彼我之間各得其分願無所不均無所不正使天

下之人皆不踰於吾之矩矱則所操者約所及者廣四海九州自可以平章而於變矣此所以古之君子必以絜矩爲第一義推其誠正之工發爲治平之則者也世降以還開物成務之學漸不如古尺度權稱之量多失其平知己而不知人知此而不知彼或有長於事上而短於臨下或有篤於在近而忽於視遠計較於物我之分顛倒於愛惡之辨以此而欲以正己正人正萬民正四國者誠亦難矣溯其弊源莫非其矩之不能絜也古往今來其矩則同而俗習滔滔此道不行者抑由於學問之不明而狀耶亦由於利

欲之未祛而狀耶子諸生講誦經傳之餘必有所研究於矯揉之方願聞其說

### 問難進易退

問難進易退古人所以勵名節而裨風教者也伯夷治則進亂則退以待天下之清伊尹治亦進亂亦進以任天下之重二子進退有難易之可言歟止不殆足不辱疏廣受之乞骸歸鄉固可謂難進易退而招不來麾不去沒長孺之出入禁闈亦可曰難進易退歟大隱金門之東方朔身雖進而志則退捷徑終南之盧藏用跡雖退而心則進兩人進退何其表裏之

不同歟冠鹿皮之何尚之初何易退而後何難退赴  
鶴書之周彥倫前何難進而終何易進歟韓吏部以  
益節自任而光範三書顯有媒進之嫌白香山以聲  
妓自娛而九老結社綽有恬退之風其進其退亦可  
知優劣歟去仙不遠錢若水之高風可尚而有何所  
激當進不進蹲鳳不去曾公亮之晚節可惜而有何  
所戀當退不退歟江湖廊廟布衣之進退以文自道  
玉署珥厓子瞻之進退以詩自喻是可謂進退之得  
中者歟齊名斗山之李西厓進無以少補世教養德  
山樊之顧涇陽退有以激成黨禍此亦可指陳其難

易歟嗚呼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乃君子去就之節而  
有德者進無德者退亦治世用捨之方也然則在上  
之勸懲在下之趨舍要不越乎難進易退之義而夫  
何叔世以來躁進成風恬退無聞要路通津影纓而  
結綬者滔滔水邊林下懸車而掛冠者寥寥千塗萬  
轍經營多端冥行摘埴計較不一無一箇能保難進  
易退之節由是而人心陷溺世道蠱壞百千萬熒莫  
可救正平居無事已無望於牽補脫有不虞尚可責  
其樹立乎如欲朝著之上人皆難進丘園之間士多  
易退知進知退不失其正丕變風俗有補 國家則

其道何由願聞其說

安高遺稿卷之六終

